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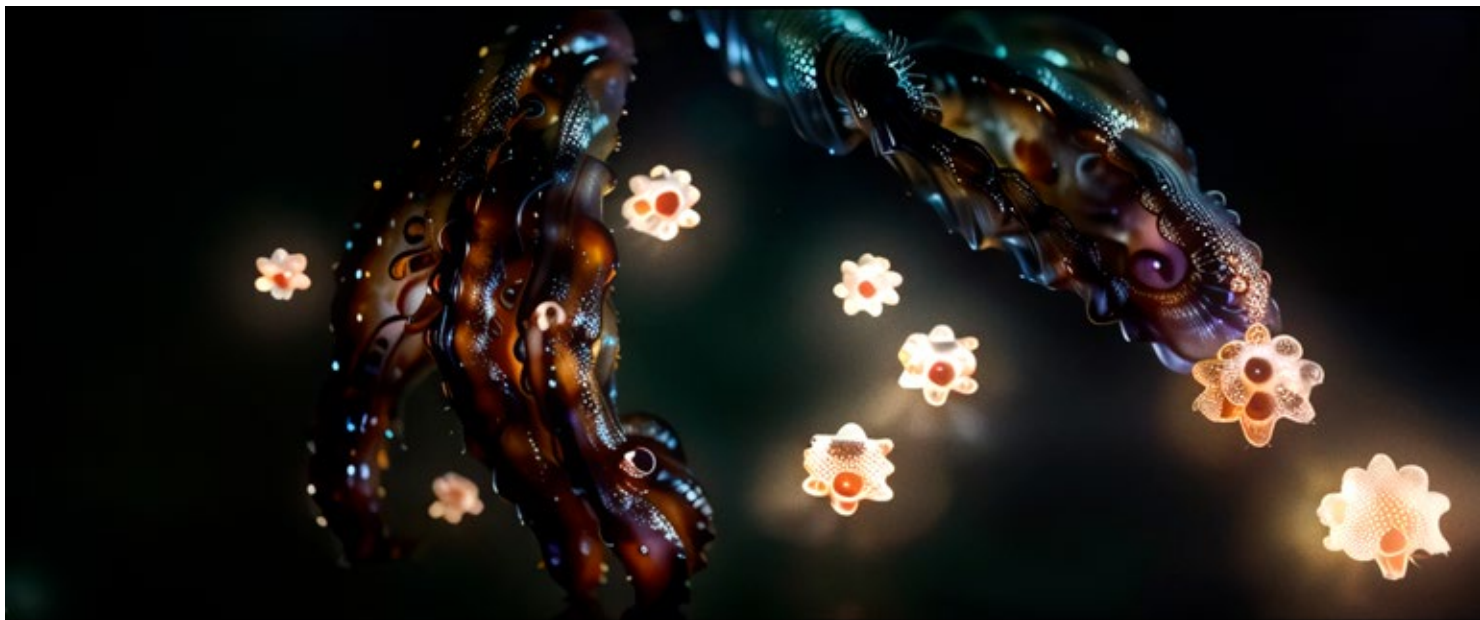
艺术家安妮卡·易(Anicka Yi)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展览现场，身边是“海藻英体”系列作品。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安妮卡·易： 过去与未来在此刻交叠

“我们正处于一个极端的临界点，
要么被对科技的恐惧吞噬而毁灭，
要么学会忍耐并寻求新生。”

摄影 Min Hyunwoo
采访&撰文 刘玮妍
视觉指导 Audrey Hu



安妮卡·易,《每一枝珊瑚都托起了月光》(静帧),
2024, 单频影像, 16分04秒

2023年,我第一次在巴黎的皮诺私人美术馆看到安妮卡·易(Anicka Yi)的作品。那是一系列透着黄色暖光的装置,类似虫茧的有机形态雕塑悬置在宛如外星球的土地之上。靠近作品,你能听见机械飞蛾在密封的装置里扑扇翅膀的声音,同时,飞蛾飞舞的身影被内置灯发出的光投射在艺术家以海藻为材料制成的皮肤之上。看安妮卡的作品展览,就像参观一个四维科幻剧场。在这个剧场之中,世界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运转,机械与生物自有其运行的轨迹。

今年3月底,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将安妮卡的个展“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带到中国,展览汇集近40件作品,是她在生物学、科技、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艺术化呈现。作品媒介之广泛、形态之多元,对其不了解的观众可能都看不出这些是出自同一个人的作品。她会将盛放的鲜花以面粉包裹,再以热油炸成天妇罗的形态,并封存于宛如琥珀一般的树脂中;同样以天妇罗炸花为材料,她亦可能将其暴露在空气之中,堆积成宛如怪物一般的巨型雕塑,其表面的有机物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散发出腐败的气息。生命的绽放、衰败和死亡等存在主义命题都凝结在这些不断变化或刻意封存的生物化雕塑之中。

不远处的另一个空间里,一系列动态雕塑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的亮光。它们巨大的形体悬浮于空中,体内的光波沿着精心编织的光纤闪烁,显示出其特有的机械构造,几只触手有节奏地卷曲展开,仿佛正在呼吸。这一系列生物化机械装置的灵感源于距今约5亿年的寒武纪时期的放射虫,这是一种单细胞海洋浮游生物。这一系列动态生物化机器被冠以“放射虫”之名,单个动态雕塑约有半人大小,让人无法忽视。在展览现场,7个动态雕塑

并置运动,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人类对过去与未来的无人之境的想象也在此刻重叠。

在安妮卡作品构造的场域之中,我们仿佛迈入后人类世界——人类的痕迹尚存,但人类已不复存在。机械与生物体结合而成的后人类生物是世界的主导,它们以自己的节奏运动、生长。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既带来希望又引发焦虑的时代,安妮卡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化、创造力和未来共存的形式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正如安妮卡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极端的临界点,要么被对科技的恐惧吞噬而毁灭,要么学会忍耐并寻求新生。”

安妮卡2岁多便随家人从韩国移居美国,她并非纯艺术科班出身,年轻时曾在伦敦和纽约从事创意工作,担任时装造型师和摄影师等,对跨领域协作并不陌生。这段经历教会她利用非常规材料表达创意、创造叙事、构建故事。在采访中,安妮卡分享了一个小故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为*The Face*杂志进行创意拍摄,当时用洋葱皮来为模特制作上衣。那时,安妮卡对雕塑的创作冲动已经显现,这种冲动让她对材料的物质性、雕塑形式、色彩搭配乃至气味产生想象、形成关联,类似于当代艺术实践。这段经历促使她开始艺术创作。

10多年来,安妮卡在艺术创作中持续探索科技与生物学的融合。她在采访中提到,她的艺术工作室的运营方式像一个研究机构,对合成生物学、机械、人工智能算法甚至天文地理学等进行探索。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艺术家不想将科技成果的应用权力完全交给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大模型和大生产。幸好,当代艺术不设边界,跨学科的梦想与探讨才得以在美术馆这样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场所中展开。



安妮卡·易,《截肢》,2024,
泡沫、石膏、油漆、天妇罗炸花、玻璃、管材,
245厘米×120厘米×140厘米

本图及对面页均由安妮卡·易,图片由艺术家、三星美术馆和格罗纳画廊提供,摄影师为安德烈亚·罗塞蒂(Andrea Rossatti)



制片：不完美工作室；校发：康康；摄影助理：Kin Sayoo；器材：士德大象

W对话艺术家安妮卡·易（Anicka Yi）

W：您的很多作品都在探讨生长和变化，在拥抱变化的同时，您会选择控制哪些因素？

安妮卡·易（以下简称“A”）：最终肯定是一种有机的结合。我对作品的控制以有机的方式发生，比如设定特定的结构和形式，这样就可以让生物在框架中繁荣生长。

许多研究支撑着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工作室的工作。我的工作室像一个研究室，我们会做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旨在理解我们所处理的艺术形式背后的学科、理论和理念。最终的研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会努力做尽可能多的研究。

W：您的新作品探索了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消亡以后，艺术是否可以继续生长的问题。如果艺术家的生命结束之后，其创作的作品通过人工智能得以继续生长，对您来说，这属于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A：噢，这绝对不是关于永生，而是关于人类与机器建立一种亲密关系。事实上，这关乎共存，即接受机器智能的存在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害怕它，试图摧毁它，或与之竞争。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关于关系的转变。艺术家这种创意人士以这种方式开发机器智能非常重要，而并不是完全交给技术专家去处理。我相信，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会变得更加普遍。我希望与这些算法有更深入地互动，而不仅仅是使用科技公司为我提供的产品来与之互动。

W：关于您的算法，您能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吗？它是如何工作的？

A：目前，我们正在训练多个人工智能代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预设它们的参与形式。我们训练这些人工智能代理的方式与培训人类员工的方式相似。同时，我们也探讨许多关于给予这些人工智能代理著作权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它们进行决策的场景。我们希望赋予这些人工智能代理自主权，让它们能够为自己做出决定。这非常有趣。

W：很多评论家都从“去人类中心化”（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地球上乃至宇宙中最核心或者最重要的物种，评价现实的真实与否亦依赖于人类喜恶的视角）的角度来解读您的作品，物种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关系，您认为和平共生是否有可能实现？

A：我认为，物种之间可以存在健康的竞争关系，但现在还没有到与机器竞争的地步。我们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与机器智能的关系的问题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与利用机器榨取利润的逻辑紧密相关。

在对待其他生物物种时，我们并不像对待机器那样纯粹——只是将其当作工具，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我认为，如果我们与机器的关系能够超越剥削关系，那么就有可能地改变我们与机器的竞争关系。当然，健康的竞争也有其价值。不过，我认为我们不会对机器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它们可能会达到人类无法想象的智能水平。

W：在面对智能机器时，您如何处理主动介入和放任发展这两极之间的矛盾？

A：什么时候选择控制，什么时候选择放手，就像是跳一场没有固定节奏、有机发生的舞蹈。艺术的美妙之处并非要寻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对未知的领域提出有意义的提问。我觉得，在创作中提出的问题的远多于给出的答案。掌控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设定不同的叙事，为尚未有人探索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创造空间，而不是被灌输或认为机器只能具有某种功能，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也只能是单一的。

W：我看过您之前的一些作品，对有些作品的标题非常着迷。有的像一首诗，有的又像喃喃自语，有的只是一个我无法解读的符号。我很好奇，您是如何选择标题的？在创作过程中，语言本身和艺术作品中的符号之间有什么关系？

A：语言在我的作品中非常重要，我采用了多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有口头语言、文字语言，还有物质语言。因此，标题在我看来非常有趣，它们为作品创造了一个更形而上的维度，这个维度有可能被感知到，也可能不会。标题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幽默和诗意，同时也是一个谜题，不一定能够被解开。这是值得在哲学层面探讨的东西，非常重要。标题可以说是艺术品的心跳，在这个意义上，我就会选用某些能引起共鸣的词语作为标题，并将其与作品并置。这些标题与看到的事物截然不同，却不会让人觉得毫无关联，它们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起作用。

W：您的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气味，您探索气味的过程是怎样的？

A：气味从一开始就在我的创作之中，甚至出现在创作之前。气味是触发我进行艺术创作的东西，它是一种非视觉媒介，本质上需要观众的参与和协作才能产生效果。

当你走近一件艺术作品并闻到它的气味时，你就成了这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因为那些气味分子会进入你的身体，这种关系非常重要，这种交互元素对我开展其他方面的艺术实践至关重要。因此，气味在我的创作中是非常基础的部分。为了激活观者的感官，有时我会使用一种预先存在的气味，这种气味并不一定是我自己创造的。此外，我也会与调香师和生物化学家合作，从木匠蚁或人类的汗液样本中提取气味，并以诗意的方式处理这些材料，同时以处理雕塑的方式处理它们——将气味分子当作构成体积的一种物质。一旦释放气味分子，它们就遍布在空间之中，你可以调节它们的体量，就像调节音量的大小一样。

你可以通过气味来感受空间，这也是我思考气味的方式。我非常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气味。我们对视觉了解很多，但对嗅觉知之甚少。当闻不到不喜欢或不理解的气味时，我们会感到不适。我们通过感官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因为感官是我们最直观地体验现实的方式。因此，我希望通过气味激活观者的感官，让他们剥离基于文化所构建的既有观念，并直接引发他们的思考。

W：什么气味是您会想要保存的呢？

A：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应该是大自然的气息吧，大自然让生命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错过它的气息。一天中，我们会闻到各种气味，比如很多工业气味以及化学物质的味道。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很久没有闻到大自然的气息了。所以，我希望保护好大自然。

W：您是如何从一位时尚造型师变成一位专注于生物科技的艺术家的？

A：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焦点转变的问题。我分享过关于制作洋葱皮上衣的故事，先聚焦于制作上衣本身，然后去掉摄影、去掉人体模型，只专注于雕塑本身。当你开始关注这些形态时，你就能扎根于某些非常真实且持久的现实，比如洋葱皮的香气。我探索了这些从形态本身延伸出来的物质现实，运用了多种感官感受，这就是科学真正被激活并得以延展的地方。艺术让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打开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向和渠道，当然，很多背后的故事有时依然会被忽略。

W：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个背后的故事吗？

A：这次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个展中展出了“海藻英体”系列（2019—2023），其中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艺术作品。我觉得，它们会让周围的人感到非常治愈，但它们却几乎没法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系列作品创作起来太难了，当时人们劝我不要做这个项目，因为作为原材料的巨藻很难稳定下来，虽然我并不是经常制作稳定的艺术作品。最初，我创作的都是非常易腐的艺术作品，而这个项目却是关于如何让生物这种活性物质变得稳定以及材料形态的增殖、衰变。这是一个非常冒险且具有挑战性的艺术项目，要使用像海藻（巨藻是海藻的一种）这样的有机材料，并试图让它展示其原本没有的功能，这就产生了不协调的组合，而且常常伴随着失败。

这是一个历时两年半的研究项目，研究海藻，测试其拉伸强度、脆性、干燥度、湿度等。因此，我的工作室实际上变成一个实验室，我们真正研究的是海藻的各种特性及其差异。当时不断失败，还被许多人否定，我受到很大打击，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这里面有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成分，即使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这就是控制与放手之间的张力。在做这些测试和试验时，我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时那样。明知道这种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稳定的，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让它稳定下来并维持运作的方法。这就是这些实验性作品得以呈现的背后的故事。

W：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位非科班出生却得到国际认可的艺术家的，您对那些仍在职业生涯中挣扎的年轻艺术家有什么建议吗？

A：我认为你必须努力了解自己。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也许你对自己已有的行为模式有所了解，知道自己的欲望和厌恶的东西，但关键在于了解你是谁，你如何对待艺术以及你对艺术本身的责任。当你能够建立与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时，人生的高低起伏才不会那么令人沮丧。即使没有人理解你的作品，你也要对它们有信心，因为很多艺术作品并不是为了让众人理解而创作的。

真正认识自己之后，创作就会容易得多，因为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只需要保持信念。◆